

集部

在書 御定歷代號景卷百十四

集部

詳校官檢討臣劉 好 主事街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 王熊緒 校對官中書 潘曾起 腾錄監生 節培善

とりか へいか 即 御定恐代賦章 起激拂無已轉絲魚 靡而分其取象也散 人君豈惟動之而委 將 防

脊鬱轉歲鞋在汽汽而可翫觀習習而無遺被以幽 飆然而動告有遇於荆王冷爾斯來今不來於列子翻 金分四月五十 披靡千叢倚伏俟時小人之心猶草衰榮不問君子之 天作則大以抑其滋躉細以蕩其幽默分乎萬彙盖吹 有條而有暢布乎原隰誠長之而養之或徐或疾順 如風莽眇平皋悠揚茂苑風何草之不動草何風而 幽蒙敷葉而重重偃翠翻花而灼灼 縣紅連縣九野 以齊驅擊於 人誠畫一於同徳不擇乎萬下不棄 深

久之四年之十二 神定思代城家 人之化兮從政之所向草之偃兮隨風之所仰大小覃 殊時竊取攄於懷抱 知神之造觀其風者知國之道將有宣於八方故寫形 荣枯立政則斯不大矣騰芳而孰不宜乎故觀其化者 為號令之類草為眾庶之徒方以俟其披拂固有適於 於蔓草仲尼以之而取譬宋玉由斯而奮藻雖與代而 不偃飄杜蘅而芳氣自遙歷萬艾而清聲漸遠是知風 風偃草賦如是馬為韻 羅立言

獨先先其麥觸類皆長寧遺楚楚者沒則知草之偃風 汎顧叢而影分丹穎轉蔥園而光搖碧滋有感而施不 遺殿殿其音時自南而自北扶陳其狀隨左之而右之 成於萬族順炎涼於四時彌岡坂而盡朴歷原隰而無 間 **匪有阻於遐曠感之化靡自符於順柔動而悅隨豈因** 及道均予廣數高下必加義存予溥暢將成被於榮悴 用壯如雲起於龍名若臣和於君唱豈蕭條原芳之 翔激水之上而已美其抗威有制應物無私插生

久正可非 白土丁 御定思代則東 或吹或猛俾夫曲者必直勾者必舒庭葉晚飛墜井梧 香蘭造不行而疾合帝德之無方不属而威若神功之 豈直落餘花於黃菊翻碎浪於青蘋已哉沒韻松桂 於風雨池荷夜轉寫珠露以連如是則草非風不靡 有宰兹君令所以為此聖人於馬嘉乃觀其匪疾匪徐 則激淒清於霜夕及睛川解凍我則散與嫗其陽春 所籍人之 人佐天地之化育助雷雨於陶釣當稿葉解條 /理上政之所化不然則何以喻德君子

性 蹊字徑聞別葉之互飛松剛柏陵見脩條之自異該本 窮陰忽至品物盡瘁惟良木之堅貞映衰林而蒽翠 知其教馬 理與物化遷敬授人時乃何風不順式字惠澤則何色 金万里屋石雪 不玄既殊拔木之日斯鄙偃禾之年賦風行之義可以 以無易託斯時而不類雖我殺之霜再三斷蓬之風 化不被故取鑒者用於斯觀政者必於是況王者致 成寒知松柏後彫賦 四時為前 裴 挑

久定四年全主司 神足思代財家 能損其貞亦被霜氣亦含風聲挺喬枝而易識在灌木 蕭瑟以柯空或離披而條折何在告而相混果迄今而 在别觀大陽曜以芳非為事陰凝而肅殺為名徒運彼 **數四徒凛凛以終日竟青青而在地懿夫春夏榮滋我** 而難并故為然以殊致豈蠢爾以叢生果其鬱鬱秀色 不競於芳時秋冬淒冽我不改其素節遙分郁郁之煙 以寒暑豈齊我於枯榮斯乃時累不能累其質天損不)映霏霏之雪故其桑榆種其前後杞梓植其行列或

貫當其黃隕方可瞻既庭有槐兮落際山有榛兮彫陰 植 而轉勁或出眾而標奇或處幽而表正雖結根山領移 見枯槁之無色識茂悦之有心受日照而逾靜嚴颳吹 勁無永申蚍蜉之歌爱堅貞不渝發風雨之詠松兮柏 亭亭髙榦産二儀之内我獨後彫處羣木之中孰云共 兮猶君子之志行 軒屏如全真而率性客有擇木務材感衰數磁悟標 如朱絲繩賦以題 卷一百十三 與也盖取於無私以之為準也則矯枉有度以之辨物 也乃去邪勿疑大者遠者念兹在茲俾夫貪者慄慄 權與於以方內君子所如木從之則正君受之則聖持 卷以隨用終勁挺而立極有肯哉為天下式且取其直 敷猗敷原夫被物之際作巧之時運工人之手績寒女 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絕則直如砥之平如竿之植不舒 終是尋是尺經之綸之其為用也不資於善結其為 故能為道之逆旅為義之遊廬為人之端操為政之

莫達玉色可移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化塵緇遊子之 必遭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玄黄 白者物之正色采自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執 者兢兢其為舉直錯枉當有事於從絕 金少世人人一 五彰之好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不 衣始以潔白為佳無文是寶流行於一掬之緑遷移於 恒其道是知白之美者采必加諸始謂不愆其素終成 白受采賦以為非忠信道 卷一百十三 獨孤授

久王四事全生司 一一 御定思代或索 姦色因物有遷自委質以成文非我無信於是推其嗜 競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潤豈信染於 然知素以為貴文而後進棄彼沒而不緇徒我動而無 變盤中之文氤氲而乍結雲改封中之色燦爛而潛舒 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期子假手若以考自然 之性明發彩之功專其容知變以為義形於色不雜而 好窮其妍不虚白為文藻之宗繪事為朴素之後坦然 求始之虚潔其身敢望於潤色污為染勿訝其文如露

工如以素質莫問奇文是故耀之以不慙之文居之以 吾道之不茍 勿執之體可黄可黑將與墨子之悲或素或青未易殷 為忠英英之雲抱日之文何染鑿鑿之石補天之力 何 兮如濡已受點生白鵠之羽亦點青繩之首發顏色兮 王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雖白兮采服斯有如雪之潔 不辱其身離堅白兮莫先其守懿夫明斯理者然後知 土積成山賦此崇高為韻 名

久足四事全十一一一一一种定思代城東 於是資地勢建土功區區而日不暇給矻矻而樂在其 所謂從微而至著有感而必通致峰戀而因人立跡作 中以不拒物為心因成髙大以不讓塵為德遂至穹崇 彼山之峻兮禀氣而成此山之峻兮積壤所管何人 而可久念極天而有俟道既長而彌專力雖勤而未已 造化而與古争雄故得日就月將天長地久小既資於 九仞還宜景行而行當其率性作勞因髙立趾將覆蕢)彙聚致丘壑之峥嵘始假一抔已見進吾於往終成

道成亦以無容之妍不有始有卒乃勤乃勞依依漸長 金グリ 殊未所以塊然凝質萃爾成姿千峰可數五色無遺以 委翰亦縦横於經緯則聚米者故不足云累臺者於斯 日日增高以力為謀比大不唯於熊耳將勤喻學成功 坎窩大豈遺於培樓匪解形倦將欲必致於雲霄所真 别有十載施勞三冬率是常負荷以相勉每勤求而自 驗巨靈之神誠為怪也以此想愚公之事亦可妻其 一謝於牛毛是謂積小以稱奇裒多而為貴既稠豐於 卷一百十三

农定四車全書 一致 神之恐代戦家 在此 詠伐檀而筮仕哀靈均之濯足笑許由之洗耳載泛載 濯其纓亦潔其已逐臣逋客漁翁樵子吟刈楚以激昂 何其獨商歌以思君親斯水之洞徹惡吾纓之垢氖將 滄浪之水兮伊楚之演汗漫荡漾兮清冷猗淪控三 揣所冀必成無虞中毀儻若因我而出雲庶亦降神而 沒浪從大別而派分澄澹清景離披曉雲彼美人兮 滄浪濯緩賦 及時為韻 以君子深身 名

萬里淨而猶埽漾磷磷之淺沙蕩靡靡之纖草紫紆浦 浮曷云其已泊夫白日始晞青天收潦千尋湛而見瓜 塵且潔淨以精微又肆志而王神孰與夫澤畔憔悴空 濯矣伊水之濱于彼梁矣君子之身滌我浑穢去我埃 叙選追洲島與既遠兮情亦閒纓再濯兮身亦深于彼 焰之能習易載出處詩稱維黎歲冉冉而不留雖追悔 兮患於不立朝聞夕死道之所急偶滄浪之且清豈坎 見悲於楚客心之憂矣匪與剌於詩人巳馬哉士生世 卷一百 **飲定四車全書 ■ 神定思代此家** 所視表執心而不回一勺之多遂舉盃而就飲重言曰 理或飲者而能核性原公乃斯言已察其事惟審十目 吴隱之擁節南海停縣石門遇食泉之廣陌若古酒於 茅彙征兮良在兹 吾纓兮有所思幸我生兮及明時進德修業兮已矣拔 而何及辭曰滄浪之水兮徴楚辭臨清漪兮應昌期濯 汗樽由是徵圖籍所載考者信之言云注茲而難窮地 飲食泉賦終不易為韻以言飲此泉心 胡胡 權

而多含瘴霧草木而少蒙骨澤道之云遠人不願過 予命酌而甘從率爾盈料即挹即抒思以盤桓健筆忽 情田將正浮俗而去彼親濫觴而在此臨川而不覺起 如白水可原始而要終當其境接遐荒郡惟幽僻山 知嚮化四方而靡不趣風量比滄溟能控清而引濁 飛寫緣情之綺靡既而威臨俗鎮塵静邊空闔境而皆 甚防川恬淡相資漸滂沱於德澤清庶是守何汨沒於 所執在我寧由此泉瀉冷冷而反同潔巳持惴惴而過

卷一百十三

直而誓當不易則知貞清特立瑕織莫侵人飲酒而荡 久足四年人主 一一一一一一一人既東 明好惡定能否不貪為寶而可憐不飲盜泉而非偶懿 **藏器以俟時方遇君之側席泉云飲而名乃益彰心東** 哉君子之鸿名竹帛永垂於不朽 志找飲泉而洗心胡不誇於一石而不愧於千金於以 而成衆木疏而為百川杞梓之材備矣江湖之量存馬 木造天水窮玄森森擢千丈之秀汪汪澄萬頃之鮮散 水木有本源赋 唐

竊聞源長而下流不竭未見本威而枝葉先顛志士託 能邑贡於王國導漾之東是以昭回於吴穹木誠戀於 成不言之蹊廣利涉之路俾出幽之鳥仰喬榦而能遷 以垂陰無假惡木渴者飲而滿腹何求盜泉故樹善於 棲人奚水之足鑒亦鑒水而取喻徒聞其移橙渡北不 未濟之人因餘波而可渡鳥豈木之所擇非擇木而不 南枝常得地而專美水豈忘於西土乃凌雲而獨崇用 '懷則甘常不朽汎爱於衆衆湊則徳水長懸方將 百百 改定四車全書 一又 御定四代映章 驚急企樛木之逮下望恩波之流濕 猶能 庇其本江漢所以朝其宗固宜大樹蔭麻而千牛 其下至廣而不可游泳於其中者哉則有青青弱桑獨 不用也非結根之有異萬莫萬分將閩源而實同葛藟 玄理可得真宗可尋惟虚舟之不繋同大道之無心每 秀未立涓涓細流餘清可挹植翰苑以蕭散赴龍門而 可敝洪河浸潤而九里旁通寧效有喬而不可休息於 虚舟賦以告然任獨君 樊陽源

或沿或沂非假功於撒師載沈載浮亦奚勞於舟子若 悠悠而去住恒泛泛而浮沈寂慮為徒必澄淡而方息 懷無者體布夷之道殊青翰之見重等玄珠之為實惟 **君觀其浮廣川之洋洋混長瀾之浩浩不拘同放曠之** 未足與議推撞者不得而云故曰動以貞勝而静為躁 以處順寧遇坎而斯止類善行之無跡似至人之虚已 乃景絕遊氛川息波文蕩漾無阻逍遙不羣則鼓枻者 在物無競信風濤而莫侵體合道樞來憑積水本流謙

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一人 脚定思代城東 殊乎小器易盈可濟不通非曰不勝其任處静安早来 虚而自若外守正以無偏逢流則行靡驚黿鼉之穴安 既與道而合契亦無情於相觸的斯理之未忘該無點 網馬得維之是則虚其舟川得以寧虚其心人寡於欲 中城且沒跡於寂寥職棹何從喧矣是無争於觸擊 波自住空思李郭之仙動息靡常去留不禁以虚而受 斯道全誰曰不然任東西之漂蕩隨風水之推遷中合 流任時浩然獨遊邈矣誰追想好風於曲岸避巨浪於

於龍辱 **處是肝膽之呈時水害若防不獨文身之俗風髙儻便** 片竹香悠悠而未濟安危目擊休威心期當波瀾之起 於空間紛遠思而容裔南冠朔服俄泛泛以相親孤棹 葉濟川之計斯同始也各自天涯俱來波際指遙程 越異方分言語不通避追相遇分扁舟之中舒形殊 類別偶が浪而乗風邀矣兩鄉懷土之情則異飄 胡越同舟賦以所思后 以所思同済寧 唐 表不約

飲定四車全書 一人 神定思代以東 悠阻迹也既狎心馬匪寧搖煙蕩水泛梗飄萍在浩渺 豈惟嘶馬之思去乃夷猶來何處所不遠南北宛為傳 合志何深因託質於刳木遂忘言於斷金向若不同其 利無得而尋長嗟縣邈莫嗣徽音則朔野慕射雕之悍 聚雖輕泛洛之仙情匪貌親誠無敵國之患殊方何遠 駭浪咸惴惴以忘形盖以風水多虞因依不間來非 **侣找足而作鄰遙集共較風濤思鄉而何暇哀吟且虞** "難測況沿洄之不停容與安流每於於而會意縱橫

是察其事嘉其意諒極睽而乃合非棄同而即異永懷 自りに 炎洲樂拾翠之心復安得同其憂患而計其浮沈哉於 隅是切斗升之水無多重價將酬子母之錢盡棄湯湯 水本無情人能誓志俯濯纓之上善控奔蹄之小即應 驅馳乗匹馬而來念兹枯渴傾一囊以用投彼連清且 告人有暗室無欺行行路收涉清流之湯漾指白水以 共濟之誠信無往而不利 飲馬投錢賦以好善與名叶 卷一百 唐王损之

少足四年公生了 一脚御定歷代城景 **竹郎或見猶認水衡浦溆榮盈汀洲重疊吳酌貪而難並王** 頻繁之上混彼青蚨嗟乎利巳則多潔身誠鮮在一 淺瀬歷歷五銖飲之而忘其量也投之而無乃甚乎同 不言而雅叶致香醪而一醉且乏杖頭入春溜以俱沈不漂 行道隆泉西孰謂沽名郭況之家人倘來訝移金穴漢代之 游時雜鯨文而不辨駸疑練影滴滴波聲淌腹而自資 而何損投半两而稱善息屬下處對舊眼而難分館鮪 濟河而沈璧異濁水以求珠隱金沙之中迷於赤仄落 1

金グロたるで 常情不到将均勺水之直自勝飲氷之操則墜銀瓶於井底 好利之徒無辭俯拾同貫珠之子幾誤旁穿是知雅志無傷 榆筴澄明水底散亂馬前乍似來金之磧何殊種玉之田逐 思婦徒傷投竹杖於陂中仙翁可報賢哉項氏之心從吾所好 哀遂求知於伯樂由是騰健步奮奇毛連斯自若縣首 有顯子兮維之朽索服鹽車兮困於絕漢將發憤於 彌髙負調民之資空輕引重持向人之意終願代勞當 與伏鹽車賦 卷一百十三 唐闕 名

高名斯曠将激昂以待顧願奔馳而徇欲重伸贏氣自 **東之四車全書 一一神光思代城東** 用匪龍媒亦在異於翦拂辨以獨點夫如是則當於輗 珠更駕之難載發哀聲幸比擊轅之曲或有賤同牛阜 祈於用力求人未易三年何恨於不鳴令也勞役薦臻 曳輪之是辱恐負斬之非名飲戲雖憐其垂耳鞭驅宴 既同跼蹐載馳之用靡分倘遇知音千里之期何遠寧 其追遞無郊蒼茫吳坂悲東道之莫及念北風之將晚 敢以抗衡是知玄黄莫遇疑段無告汗血匪難一 日有

管實圓通豹稱奇質將竊窺以無視果遇文而得一言 短瞻夫隱霧之獸乃用窺天之管豈文質之不伸獨孤 於主皮故得精神靡怠盼睞無虧辨或未分豈敢因小 虚而莫見諒衡空而有窺注目每思夫破竹專心常切 如立信初云必有可觀美在其中終荷守而勿失奚執 **軏之下自然不媤於羣材** 所視言如有準安得調童子何知事不可輕智難相 管窺的武以管中窺的時 見一班為 百 唐闕 名

次定四車全書 一一柳定思代明氣 是謂析進奚為求知不倦將布國士之察用當君子之 變羅因一目期所視之無偏利絕一源專向明之獨見 東周孰辨犬羊之鞟有文而比夫西伯豈殊縲絏之中 虚心可達小智攸同毫釐必遠長短旨通投迹倘遇於 明之所滿分形既內識規規視遠惟中央坦坦然後知 辨果偶中之無難謂容止可觀且殊室隙同避追相遇 乃知尉文者道不足攀俯視者智或防閉何微明之有 更善通班信專美之獨嘉該生知而何教流涕已假夫

凱親之有以得專精而所之亦何必誇久視騁 觀止審像乃知其是效十年之學自分西晉之賢一管 之容易豈從師之苦辛於是授以程度使之緣循步步 **绿之為物兮敏捷無倫人之設教兮質性是因顏升木** 後知求仁之可驗唯智者之念茲 獨髙同下學而上達孜孜不倦若遊藝而依仁原夫 明更識南山之豹夫如是則履中不昧應手無超其 教孫升木賦之則進為韻 以仁義在躬教 -百 + -唐賈 餗 一時然

炎芝四車全書 一四 御定思代明氣 莫改教率性而斯在失之者進寸而退尺得之者師逐 導而不牽嘴學因心誠宜該之孔易俾夫題容所賜此 子怒心不發何愧於祖公牧羊以不鞭為機養難以似 險之翩翩卒若熊經忘阽危之惴惴則知夫性自天而 足無累笑碩鼠之五能掩都盧之百戲初疑鴻斯訝走 而功倍從輪梅之異規隨曲直於真军故君子將遷於 物必省厥躬被可適道吾方擊蒙野性既馴自殊於狼 進他材發揮以知不言而化若喻於義指蹤在手所 而立信 騰賴茲引力足循循而風舉木香杳而絕直千尋雖險 金グロルとこ 時習功自得於日進彼以求易於難致遠由近可因兹 亦可超而宛升一跌無虞那肯勃如戰色豈翫物以為 之材庶幾仰止守陸地之道難可求思至矣哉發彼驍 為師攀援是資既得心子愛矣方將教以化之負凌雲 **木為傚一則行之而未遠一則久之而成教孰與簡易** 用將育材而取則所以木不告勞樣惟效順學無問於 卷一百

久正四年全十一 一一种定恐代眼東 響然目不視矣手有存馬窽之導兮自大郤之批兮自 不見全牛於是手以之發刀以之投其虚其徐刀以胎 霜威之肅肅內則道協於心外則手應於目三年之後 善乎庖丁之養刃也鋒不鈍銳不砌横爽無以凜凜頓 合所倚所觸血自潛流牛之間兮稱有刀之厚兮云無 殊忘其骨節之難易未嘗肯綮其斯須以天合天膳然 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驅與切泥而不別將委土而何 遊刀賦八日無全十少

音自合於經首日居月諸勇其賈餘君欲口傳等文惠 事刃合虚白之意倘遊必有方刃何不利冉冉兮雖不 一字 脱之而用劒難乎同年則説屠羊以淺術望鼓 也可久丁之伎也難有利推百鍊不愧於太阿聲中八 力以戰慄期百發而百中笑無固而無必乃知丁之道 知恢恢兮常有餘地方將解千牛然後躊躇以滿志 相好我方神遇覺良危之不如若然者避合逍遙之 一剖終以萬全匠石代之以運斤未可争長孔 卷一百十三 次年四事之書 一一神吃恐代販量 也膚革未充筋骨靡窮心無所指其利手無所施其功 **窽任非由已則必受夫力的孰能免夫目視始吾於牛** 就之妙既由乎月將操割之微亦依乎天理若動不導 著絕藝者積功而成窮物理者因心而明觀彼庖丁之 相彼牛分雖完體斯在於我目也而折俎已呈豈不以 功之深為志所使揮無厚以合度投有間之中執積 刀合夫天道之至情運心術於妙用得玄技於惟精 日無全牛賦與理會為 眀 王殒真

而理達則是釋而誤虚别有技業目牛得同頑鼠取勢 而咸見雖處幽而無暗夫人之脩業頗亦象諸能玄通 **骶骶之角割若愜心此乃變化斯探視聽靡濫美侯明** 而情泰遂得不遵逆鍔不合桑林騂騂之軀折如應手 前視血情之膏雖表革而無外信功者而理貫乃道成 其小大不俟刃解自將神會定實賤之骨若委地而在 惑臂 臑之原本迷脉腠之要終動既多悔勤而未通速 以積用乃一 朝而發蒙今吾於牛也察其博碩考

久足四事全十二 一一 神定思代殿堂 無全於發中或曰人將觀他子盡呈功乃見於諸侯閱 飛衛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浦白羽之箭獲無角 亦莊生不射故為破的賦以喻其解曰 君子脩解以干禄禄或不至居常以俟命感而遂通抑 之可待願發硎而延竚 行止喻依庠序竊學見賢思齊敢望惟仁是與倘王庖 緑沈之弓帳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為隼必獲於墉上雀 破的賦有序 唐 Ŧ 潭

虞奏狸首其或少莫從而進酒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 年猶予家人聽之以氣視之以神秋毫如山雖心如輪 髙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君所無復命中不知去之所 矣王庭之實胡為先利其器而不反求其身乃杜門 星於金敢宜易易而獲禽翻兢兢而失鹄師哂之曰殆 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去務其連落殘月於象弭飛明 之州序獻於天子臨乎澤宫自上而下陳其比偶歌賜 之正日巨 へんう 落判散亦何有四方是時也君子觀之貴其得一 之者細若毫芒乃能匪左匪右不留不揚絕心乎後牢 夢不夢斯馬而遽發騞然而通洞洞之者是為中的中 慄固可使朝肅慎面先零變幽都柔南溟至遠無外罔 視之多其中質九實之衆毛監骨驚陰幽鬼神段戰頭 失而不能破其夷狄故事無於功理在冥跡不射乃師 不來庭夫以有形之器猶能破的況天機為弧大直為 加弦之所控不知引之而淌縦之而送以無心為心若 一 御定思代賊栗

養形玄豹分以隱霧而成文振羽飛蛾兮因附火而自 金牙巴尼有量 長庸崇崇益若雲時飛隼地批修隨風止曽不料其微 處静為躁者之君尚失度而棲適將受斃而何云且夫 焚彼紛然之落集識昧此而喪羣誠不知高非小者所 陋馬更知其休否故疾惡之夫善射之子操解角之弓 之益吾將為益 白羽之兵縱穿楊之妙呈落鴈之美量遠近於目端 射集高編賦以君子藏 器 唐散 赛

钦定四庫全書 四海定四代明陳 髙墉亦方於重位尚不戒於遊處曾何免於顛躓士有 戚若乃處身順理投跡如常時決起而無滞或怒飛 而 鉄初架動弦正張引彎彎之月影迸的的之星光錐毛 者器去應弦而上激禽應矢而横墜微隼諒比於小 貽在穀之殃是則素有雋志往無不利藏器者人獲隼 有方煙雲足以遐賞翳會足以來翔必絕捐驅之患豈 羽之振迅挫容貌之昂藏審必中而復發固馬用而不 審髙下於規裹紛洞貿而達腋果裂素而破啃原夫剛 自爱寧有齒而見焚貫矢落庭既垂名於孔宣父搏鳩 班 11 是 想大易之靈文微言可順稽髙墉之玄象壯立空持既 文武之不陸布對非之必采則知發矢有期獲禽侯時 五善斯在載雲有待麗龜之知未忘貫隼之誠勿改幸 被紛紛被飛隼分獨勁節而莫摩心耿介以騰頭毳 則而是做永念兹而在兹 欄而被文擊每依於素節翔亦致於青雲匪全身以 射集馬衛賦行時為韻 器 唐 武少儀

飲定四車全書 一人 神定思代城東 送陸觀彼年之貼戚該吾人之會意故君子周而不比 得失之難量哉於是正色敛容凝心定志睨手引滿注 目神華騰眩駭抬將辟易以翻飛裂臆洞胸已拔離 惟良我弓未減度中而發於何不减别專精而致用奚 **桁於列樂冠學藝於熊渠子爾或含諸吾斯過矣我夫** 遊乃髙墉爰止信非位乎是蹈宜賈害而鬻死吾嘗問 陷網又伏罪於信陵君今也何時輕乎所履伊廣甸不 八則擇地無尚進以躡髙位無躁求以享厚利智昧於 <u>;</u> 而

崇者覆可待故聖人明象象以立言懸日月而不改或 彈之公子若夫鳴而後集翔必有疑如智者之千應叶 而不可集或在庭之柯而必可止依惟賢之主人遠挟 烏之擇木者不在乎得髙枝在乎得所履或凌雲之榦 是安往而免夫顛躓然則懷貪怙力者怨所聚材小 幸寸長而罔貴其一聞而在斯 有人分修其詞遇其時三復射隼之兆載質射隼之期 鳥擇木賦 內後集為 前 卷一百 闕 名

主則擇之孰謂無心依於有德豈惟葉之萃於之直必 惡之陰同志士之不息若乃真隨雲長身以風翔觀平 君子之三思山有不材豈謂心子爱矣林多獨秀寧同 在無驚弦之憂傾巢之逼惟喬之下想遊女之求思避 久己日年在上日 四 御完思代以宋 林之漠漠見絕嶺之蒼蒼豈爰止兮失正誠所集兮向 貽髙墉之咎道惟空際諒有開而必先棲或林端乃觀 桐之鳳凰是知擇善而從何常之有既無巢幕之訴詎 方容足之柯乃處隱身之葉是藏故有繞樹之烏鵲棲

金岁口尽石雪日 影而從後未安其所豈樂其羣傍青冥而颉颃白 巢林杪渡江濆如蕭何之擇漢主虞卿之謁趙君原 **幽谷而翱翔碧雲水隔山而猶遠煙拂樹而漸分將** 靈也不可以愚智相欺不可以飛走見遺集灌既知有 羽族所棲惟巢是革雖泉樹之相蔽惟 於庭乎而 擇地食無不粒飛乃從宜固難妄集若然則禽之 始巢當復何時是以良木可期倘主人之見納俟我 枝而可給處 日

久足 日車 白雪 御定恐代則蒙 **荃與言薄将命獨忘旋魚發發以隨波樂只兔发发而** 象乃忘言而立喻若筌在魚若蹄在兔尚或籔澤之内 至道玄默真宗朴素莫究其源孰知其故将假物以明 通塞羡魚如之何匪筌不得逐兔如之何匪蹄不克猶 得性怡然好之者徒發歎於終日觀之者空起羨於臨 以時而肅設溪澗之間應節而周布乃凌岑壑忘蹄與 川斯無虞於即鹿寧有望於烹鮮於戲道有興廢時有 筌蹄赋

道要絕里棄智無為質賓故卓立政始輝光日新夫子 寶惟真勤求若喪之肯遠索忘言之津還淳返朴求於 將欲論筌蹄於宜觀盡若考前途而後遵 之墨彼损之而又损故不得而有得是以聖人立教所 蹄在兔兔既獲而蹄可以忘猶筌在魚魚既烹而筌可 以息亦何異遊道藩者揮郢匠之斤御道樞者削公輸 魚也者重泉之微因荃而索與玄珠而同歸筌也者虚 得魚忘荃賦以通道知歸言 唐陳仲節

|大下日本 Chan 日、柳定恐代明家 之醫則虧有情者在梁之其何為彼用批徒觀於進退 是寶其忘也寧捨不材匪投有昊陶唇絕巧棄智故能 非貪餌誰曰在藻既涉無而恬鱗斯獲將遺有而虚室 貴焚機所以乍觀象於十日終遗形於九圍其得也且 終釋手而喻指之非詎比弓藏方隨矯木靡因火化奚 雖愛必捐若遁圓離方孰謂不由其道故無用者木 此情留寧識於推移故曰因動而忘筌為後覺投虛自 舟是依因魚而棄將緣木而有違始鉤深以假器於是

金万巴人 得魚非前知豈殊舟既焚而空潤先濟屣將脱而止足 賓不樂烹鮮之味投竿公子何勞餌犗之煩若然投者 取坐遷義非同於解網必也窺清池憑浩荡是務得 後蟬蛻萬泉鴻毛百骸有漁人聞而辨之曰是言也 諒非赴澤在虚心而自適該非卷懷將適道以孔皆然 舟無五覆道遣三幡展轉而乗為忘筌之言使彈鋏嘉 不矜牽兩夤緣而來為得魚之象必也祛其意窒其源 由斯於以探幽落馬藏往方之俯拾故何啻於盈筐爰 The second secon

文足写事之十三 河海定恐代城東 夜外於銀屏既設之所是角枕已敬之後遽因神遇能 骸之所如其初也漏滴寒城月龍涼牖悄爾人靜溘馬 而身化為魚恍若有忘飯物我以何異悠然而逝失形 游之質斯成漸覺形遷相望之心曷不是則髣髴川 梁世子以體道安居逍遙有餘宴息而魂交成夢分明 之浅然子哉吾何必鳴榔而遊行 以神遇將終理遣謂麟介非掩豆之實以巨浸為覆盆 夢為魚賦以故知人生不 唐 ÷

無疑毀喝未已值良夜之寂寂沂清波之唯唯腹上之 故髓成浪迹全忘枕上之身却憶浮生寧異違東之趣 去汀旁草春遇周公而疑為釣叟逢傅説而謂是漁人 選張紫鮮維熊維熊而自遠有鱸有鮪以相親沙除禽 于時砌竹無風庭梧有露既異為雲之事空驚微雨之 松俯映在藻雖殊懷中之日旁明街珠稍似既掉顏尾 兮豈悟益刀之兆今夕何夕空懷畏網之情由是涵泳

依稀浪輕始訝沈浮而在此俄驚鬢鬣以俱生恍兮惚

當我本魚為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為烏之驗 欽定四庫全書 题 柳定恐代城東 今日方知悲夫何事遽然欲思成若良由塵世之多故 十上不遇及其遇也帝王任之固知餌大則魚大功高 告任公子釣魚經年不獲及其獲也衆人**養之公孫**弘 難及深淵之或躍人兮不因一夢之中豈信漂梁之樂 其夢也何樂如之其覺也何愁若斯復是魚由我變抑 則禄厚魚也人也何酷似乎感其義以作賦曰 任公子釣魚賦有序 膊

撞突泉為膏分岳為骨剝鱗上之重錦拱眼中之明月 十載崇崇我聞任公獨坐會稽之上垂釣東海之中海 禪絕窮勢感突兀出水蹉跎望陸一岸山横半天雲矗 餘里何以為餌五十其牛其釣分星霜已周日居月諸 巨蘇既已傾海水亦以清吞舟之害平若乃飛鑾刀以 波以鼓怒攪大海蘇高濤業三山憚羣龍及夫道盡途 **兮吞此大钩吞钩之時其勢迴互覺巨組之緊急聽白** 之廣兮混然飛流魚之大兮邀矣難傷所謂之魚三千

次年四事全書 一四 神足思代期東 蒼良變分老雲烟今日分投竿瞬息以肉為食豫且氣 **挺拔俱為漢臣典郡則還鄉衣錦作相而開問迎賓則** 新常以雲霄自致旅雀時人受侮不少守志彌真終逢 知餌大者魚大道肥者禄肥獲大則喜雖晚何悲魚之 既爾人亦如此孫弘未遇買臣家貧海上牧豕江邊負 憐詹何失色契我心者臧丈人適我願者龍伯國釣道 臨川勞神有年舟人不顧漁子悠然坐石滑兮積苔蘇 由河之北達於東溟萬民饜飫三年羶腥向時分刻意 ニナカ

前 網 於是當巧孜孜抗精屑屑細絹絲氣解紛結絕 以揚髻振熊噴沫飛涎初求同於發筍終取義於忘 人殊途而同歸 相忘遂網維之備設搖賴尾以游泳兩不厭深 結 縦 結 以繽紛我思善結伸畫作夜日居月諸成茲密 緒魚方躍泉其結也疎而不失其躍也瞻之在 網求魚賦 横既克張於萬日無小無大亦何逃於百 若 結 卷 綢 川 **一** 為 美 漁 韵 未 赻 想

羅羅以罪罪錦質年窺徒赫赫而戰戰孰若氣奮九致 ことうえんけ 網殊一 甘心健羡於結網兮何有徒毀唱而可見金盤既設無 為子釣斷罟而諫君臨其動則紛其力不費事有類於 舒從心此紛紛而不紊彼潑潑而方禽亦何必不網 念兹嘉魚庖議之信制無改良君之新規有餘獻鮮亮 組織志未殊於經綿薦尾安在提綱尚未想飛鴻而 時兹為謀始烹釜衛之日此乃厥初且夫注目的勞 面始結絕而爰設終在藻而咸為疎客由已卷 一一一神定恐代賊桑 而

當鱗甲之來往出彼赫鰓亦同反掌營鱸鮪方同流減 欽定四年全書 妄作 界有具具者具利博此不悠其經營彼無逃於潛躍 之施及禁鼠無豈比恢恢之漏網則知無其倘者其 離曷遊魚分不畏向若臨河廣恣心賞隨揭属之淺深 裶 觸類斯長緣情可託結詩書而為網網則有條驅前 而為魚魚分成若吾所以考先賢之微言悟臨川 烹小鮮賦 **小理** 解大 國 功

次足四草之書 四 如定恐代明東 政而則然若乃海曲盧人江潭舟子厭頒首於消藻得 烹也在於不撓惟魚也貴於克全尚司味之有術諒為 安之則錦質皆成盖以小為貴在終和且平乃加以盖 千名以脞脆之易壞當沟湧之方驚觸之則土崩可喻 契鹽梅之理然後合皆有聲沸騰以京碎文弱質萬品 沸鳥之裏是以激之有度爛而足恥先明水火之齊用 纖麟於治止常窺敝敝漏於塞網之中今則炎炎烹於 有冽者泉生乎小鮮將成登組之美必求爨馬之奸惟

節乎中躁静不放乎外自然成魚餒而不食比水煩而 金グロ 氏之戒用假庖人之職既不爽於和羹幸有光於為國 獲珍皆斯首而可晚向若爛之不恤撓之是刺急舒無 内火烈其表惟自然於眾味終不亂於摩小既薦尾而 若天下之安如鮮之烹也不挽人之理分作則將申老 喻乎魚魚之亂則烹以静人之繁則制以徐鳥中之咸 不大空推麟而莫分寧去乙而知害則知國喻乎爲人 雜以新燒同露錢之白遊東前箸而不擾雖湯騰其 卷一百

钦定四庫全書 四年四代以東 沟之中似有躍泉之勢炎炎之上猶憐漏網之姿則無 奚假良庖之妙無容尺素何必呼兒以烹是知將善其 無升馬組而何有瞻其沈浮若水沟湧如驚不有大觚 復游小沚畬纖鬌既逢鳥鑊之患永絶江湖之思其始 **验喝之口齊一指而未并事寸刃而總受驗星星之右** 也出彼清瀾委兹敞笱落細麟於方寸之質煦微沫於 力刀之任庖人是司將修火以烹矣取小鮮而將之沟 烹小鮮賦 如烹鮮為韻以理國之道

事亦叶於道若運動之不息則完全而莫保如或罷其 徳善其烹而委之火傳則味不悪道乃全將成其心齊 猶如在藻是知至人以魚小者國可喻馬其化而敦夫 為靡潰之道簡易不脩自作兹彰之始是知求全者動 而人不理魚不以煩為貴人不以撓為美反覆無極必 之化無貴子獺祭之鮮且大烹之煩而魚必毀政之撓 紛紜任其顛倒則偶鹽梅之側宛若街珠映莫蕭之中 不如静務理者語不如點動之則一鳥渾渾語之則萬 卷一百 次定四車全書 题 如光思代以東 不墜者二則失之錙銖不墜者三則失之十一既累五 巧乎道者承蜩之叟蜩擇木兮有翼叟持竿兮在手物 曰我有道也初五六日累九為街稿木其臂朽株其質 我相絕嗜欲靡同彼不飛兮馬待此將捉兮何工丈人 海而晏如豈徒以窮高極厚之內喻之於一魚者哉 自息今聖人任一意朝萬國盖以體玄元而得諸静寰 人感惑想澈澈之微質不可而求俚浩浩之撓風無由 **痀僂丈人承蜩賦** 唐

不食而構患於有終且傷深操舟大馬捶鉤三十切磨 鳴聲唱唳而中絕方將一舉翅蕭條而半垂豈獲戾於 絕俗猶累凌虚亦危以無用之質遇有求之時始則長 為事蜕放有期領非馬组之實尚何彈射之疑庸詎知 百中則暗猿之射乎曾不孑遺殊暴鴻之弋者彼飲露 伊拾芥將同注瓦或挾三而無兩或指多而就寡期於 具目俱管心手相假葉空客而引枝雖繁而不拾豈 而成若寧絕四而無必由是步平地之上入深林之下 ě. 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 即定四代歌東 黄雀在後兮安得至哉丈人功並孫息 覆地載四荒八極不以萬物易蜩之智不以萬物易蜩 周公之風一矢可加何遠蠻夷之城蝗娘之捕兮信劣 **叟為臣以明為賊亂絕斯理背陣斯克一言以蔽可詳** 崖不溺十九年肯祭皆游徒聞其事未見其憂豈知天 水濱父老以漁弋為事常持釣橋荷贈繳旦浮瀍澗晚 之異惟精惟一無反無側用志沒神何求而不得若以 **蚌鹬相持践以洛城风** 都 罚

博是翔禽異迅體輕或依岸而開合或遵治以飛鳴既 骨為堅城鷸以蚌為腐內可取蚌以鷸為微禽可營鷸 宴如得巨魚而千里饜若夫一舉而擒兩固功全而利 免者目注於盧犬挾彈者志在於黄雀斬長鯨而四海 **沂伊洛亂平微之磷磷步清流之鑿鑿匪败魚以為務** 日今日不雨必到蚌之腹蚌田明日不出必丧鶴之精 相遇於茲地亦相殘於此生鷸以利嘴為銛鍔蚌以外 釣國而為託異找忽而害生時自乾而方搏亦猶守

卷一百

蠢彼微蟲勇而不懼當往來之轍跡阻東西之馳騖聞 誠亦辨說之良衍莊生寓語於前古是用廣之於今日 羽兮彩映華冠蚌有珠分光照巨室雖假物類以為用 沙中乃構以俱歸釋此雙疾利其美用取其形質鷸 深水胡不来高於大風何故枯骸於波際何故落翮於 蟲吾見爾命之將絕吾知爾力之巴窮胡不潛泳於 相持而坎難俱莫知其困并被漁父聞而造曰危哉 蝗娘拒賴賦不知量為誠 唐陳 硎 有

段定四車全書 图 柳定馬代城東

於馬用壯桿其目曾不見機揮以脏豈為知量其理何 衝之足畏非會達而不當逸性喬禁雄姿激昂拖輕 唯敵是求乃毅然而增怒且肖形卓攀植性强梁追奔 命死地壮前趾若有巨防觀以轍之時似當黄霸想 其生忽諸禍甚觸株之兔危同戲門之魚行無追挽 輪之處何憚張網其或輸穀千箱御姬百兩方擊毂 自遠已張拳而相向死且如歸路何能讓尚不折節 輕而虎蹲付韓轉而狼顧見危致命方確爾而靡遷 钦定四庫全書 要 柳定思代映東 啻不若履薄兢兢臨深惴惴任肖翹之可適曷强禦之 立义蘧除在聖人之經誠宜避地非長者之轍記肯回 臂居當假息動以贴危捨鳴蟬而莫捕沒黃雀而不 不避微茫屑血当足段其左輪展轉路塵寧止街其右 志自始伊各誠賴樂之所加該藍粉而何有異必於 為且含氣之類求生之厚豈必賢哉曷云能不獨不 ,所據非據亦何斯達斯謂豹狼之不若念虺蜴而 且麟傷豈仁龍醢非智思控搏而其及喻壓弱而 何 何

載驅廣人之用當念無輗無軌逐爾之生 挺趕員彼彭彭願陳力之方盛意當途之足驚曲循天 萬物生馬巨細相懸盛之睫兮蟭螟在馬雖受氣以具 理深居物情徒糾紛而莫紀因密勿而難明倘不載馳 體亦成形而自天取以比方事者茂先之賦齊其大小 類希夷之泉離婁俯視莫得見其形容師曠晚聽曾未 理符樂冠之篇眇矣麼蟲生乎積壤名為造化之內質 **蛛與軍無睫賦以天壤之間大** 唐 王 杂

瞬息長別由是拂皆謀安沿眶可賴喜榮乎時庸之除 段定四車全書□ · 柳定歷代城東 意似叢林之大通螢火兮豈慮焚其逢肸蠁兮何憚居 時豈比夫蠕動微生蜎飛異稟蠅附尾以非類蝨處頭 蟲是常笑鷦鷯立彼幸苔之上寧同玄無集於危幕之 之每保勁同於枝幹詎知細甚於毫釐未能鵲起安肯 懼覆於成雷之會仰觀厥首謂如山嶽之崇旁晚其角 以迴環日往月來顧我而因依自得晨趨暮見覺伊而 聞乎聲響既而遊元氣入無間就彼姦而棲宛止其睫 ニナン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三 斯蟲而不小 述齊物之域未遂忘形之表若能效三月以齊心必見 無慙六月之圖悲夫謂無至道者多信有兹蠢者少盖 其分而物我何殊似菌朝生不羨千春之壽如蜩秋起 因審想夫影與塵混身將道俱察其生而洪纖則別 而殊品言子姦也則是睫而可知向彼巢馬乃斯形 卷一百 而 論

御定歴代賦彙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我寧煩奚仲之功原夫雕断何勞周旋不礙得亨衢古 道以方駕將璞玉渾金而共載廓情田而作路終自東 不紊在夷險以皆通遊必有方靡假顏生之御成之在 寓言 之為德兮唯車可同載諸身兮運轉無窮苟規模之 以德為車賦以至在五人 1月年呈思艺成量 以至徳之人有 唐白行簡

畫錦之衣便同華較償被懸鶉之服豈異椎輪是何朝 自西調意馬以服箱任或進或退且見其制非假手 白 **机無施脂膏莫有學海深而濡軌堪應詞林秀而養材** 不由人馳懿範而深疑軋軋聽嘉聲而作認鳞鳞如祭 輈 雨宛是隨車乃知德以飾身為規車將載物是致尚 而忽諸程君之夢捧陽精選同照乘黄霸之惠如時 久誨人不倦初訝其役車不休見賢思齊豈憚乎挾 而走莫不作行作止載疾載徐究其理而大矣較 卷一百十 用

比德 多於百两未足方之士有軌轍無踰威儀靡成逢時 德之不惑故憑車而取類善行而所去無跡遵道而雖 牽駕之用抱素乏丹青之飾償題品之未遗願為車 ラニョニ ハラ 関連思代城東 遠必至功能救旱喻流水以寧慚美播惟馨姫七香而 異大矣哉妙才難問良工在兹曝腹而那殊矣輠 而乍認執綏此車也價雖擅於五雲應難比矣數 以德為車賦 以國 家 道 通 唐闕 名

發朝任不言而憑軾始效駕於情田之內不驅不馳 皇帝守位以仁為車以德將喻夫博載底物取象夫經 金分四月在書 其伐輻於自然之材野輪用無為之道鑒取朽以作 為家是知乘玉輅者又何足比駕金根者失其所誇爾 念輶毛而是保前覆後誠諒成敗之足徵殊途同歸 包覆載迹達幽遐行乎道而四方是則同乎軌而六合 挂轊於王道之中自南自北夫改奢即儉尚質去華 行萬國垂衣而退與人謀結旌而克陳帝力因樂推 卷一百 訓

始終之可考伊至化之所備如風令之偃草道徳仁義 成赖功超乎大輅小戎天下皆肥力竭乎引重致遠澤 為車分勞而晚成哂摧輪於太行憫困驥於吳坂域中 善行無跡持重而利用不窮且工為車兮脆而易破徳 轉蓬以得賢為輪轃之助以守信為輗軏之功動天而 有克通樸斷在心証比質於流水周行任道豈觀象於 配弨弓以致賢孝敬温恭代輭輪而養老萬邦攸同九 可鑒而招損美不稱而崇侈爾則速禍以宣驕我則去 アハララ ノート 一門 御主思代献宗

彼而取此靡自家而刑國俾視速而若通豈徒與奚仲 金丘匹件全書 造父之徒論功而效伎 惟 則脩之乃來亦猶山輝蓋玉之處石川始乃珠之在胎 則炙縣之義斯馬在哉原乎其始方我髦士言物也火 則潤滋言士也用之則邦理喻研朱則其色不奪方 鐘而其音不已故可以與理窟而爭深配智囊而共 輠以積膏而潤惟人以積學而才潤則浸之所致學 炙輠賦 喻兹 以才美潤 為 韻 卷一百十四 身 唐 喬 琳

脂膏內實宜誠盈於撲湍滋液旁露信同功於河潤豈 美炙之不竭夫豈同於瓶罄用之不窮固有殊於霍恥 改主四事全事 即御定思代城京 輠也照身以取路伊賢也開物而成務亦何近取諸 輝光日新比至道動而愈出方君子磨而不磷原夫伊 其身則一炙可以就燥再乃於馬中貧亦何潤色無斁 比薰以香而自烧玉遇火而不燼向非外取其物内 且國以賢興車以輠進車非輠而安往國非賢而莫鎮 願借秦而為喻喻如何其惟良在兹希德澤而惠物在 滋

倒之信多多而盆寡來因髙岡之上徙殊曲突之 附熱之足貪兼微光而是假原乎瞻彼林薄爰發條 而未及固不材而見舍我取彼竭在浸浸以增高顛 積新如之何伐自中野藏用如之何俟夫爨者當就 脂 膏以無私若然者豈止滯賴軒以聽察因釣軸以 増雨露之濡治霑草芥而滋熙者哉 積薪賦 既東負荷皆來始交積以發地俄重叠而如堆 居 上 後 來 為 者 韻 卷 一百 店 張敦實 燥 為 枚

以上四重全事 即定思代賦录 **早之狀大牙交列未失本枝之形蠅翼巧成猶蓄運斤** |光資烹飪以調味豈徒發大守之化祈澍雨以攘災觀 之望豈徒分殭幹弱枝之義留錯節盤根之餘異論材 庖人廢全模於梓匠曽不知縱橫長短之術成結構髙 於死灰幸薰灼之可近唯論擇之所裁必能揚大君之 柯於林下疑設燎於庭隈入用雖慙於散木待燃未怯 遇何期亦有含音之器操持儻用豈無束濕之材匪伐 其疊迹連牆攢形內向功成執熱化歸炎上催發生於

僕少好讀書長而無替謝絕門客幽關長閉志尋經史 見汲黯積新之言即知君臣有道之契乃廢卷憤色竦 有心而不朽 在後念採掇之所在顧髙下而何有爣堅貞之可求庶 人徵用賢之乖喻積薪為偶奚自我而爭先反忽馬而 而晉用似槽巢而夏居幸爝火未息與獸炭焚如無之 金いかりんという 實難鐵燧者於兹待乏雖欲勿用和羹者馬能捨諸古 **積新賦以帝取汲** 卷一百十四 唐闕 名

車載馳畢搜其林壑其得之也良材盡取靡遺其巨細 先秋計何歲華之不與幾山川之迢遞積薪暗入於心 之用長虚舟楫之濟於是辭雲林裂荷薛赴以時貢擬 袂臨砌豈吾道業謝於古人君德慙於往帝竟空鹽梅 大有之妙象同萃亨之深智無怠其功有司是主雖不 期後來空望其他惠積新何新唯楚與桂其採之也翹 次定四年全書 即此思代献承 近於丹陛幸得貯其華宇然蓄薪而雖多非有命而 風塵爾勞阡陌相繼辭雲壤而百處指王城而四請得

流而下請余求售余因積薪於庭竊有所數乃為積薪 此 聖明伏望留情於汲黯 其上兮必取用而先及此自然之理胡物情之可習已 先挹勿貴先至在其下分必棄置於後時勿輕後來居 矣哉蒼苔蕪兮白露湛愁來晚夜紅顔減君若助化於 取每至膳夫與造金鼎初汲論食玉而來窺將然桂 郡嚴堅重複林麓繁盛樵採之子未當報音往往公 9 積新賦 有序 一百 唐 李德裕 而

賦賦曰 業常棲隱淪詩既嘉於刈楚傳亦歎於析新爾豈延瀬 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真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 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容顧余而數曰貴則近禍富多 遊嚴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學以自聚誠未暇 之客不取金而且貧又豈叔敖之子似好廉而苦辛何 訪莲茨之善隣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採樵賤 於披榛悲顏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藴以請火

泉而無浸生曲突而不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 目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幽崖之側糺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勞匠者之斤 賓嗟長孺之味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 上而先焚使薪為能言之物豈欲入爨而楊芬未若生 翹錯新委積交陳後來者漸次居上先用者逐熱相 既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矗若井鈴疊似龍鱗避氿 積新賦 卷一百 田 錫

次王四事 在事 御定思代以索 載來北闕之下采自南山之限輦運錯雜積疊崔嵬但 寧娟於竈不旋踵於貽災薪既不能自言人或代之析 理緊吾儕小人與彼其之子憂員荷以弗勝為衆多之 取裡宗之用不論魂異之材譬如為山豈勉力於勤學 稱豆邁於羣吏禮容具舉樂章大備書稱柴望達上帝 其大也降鸞輅於東封祝圓丘於南至執玉帛者萬國 親仰之彌髙或連枝而帶葉怨不在大喻奪故而從新 於外種詩曰薪蒸本周人之貴氣虞衡往來析薪成惟

益取之於異受之以隨動而有度舉必合規故曰大巧 仰 巧之小者有為可得而窺巧之大者無朕不可得而知 本入用之遅速胡觖望於高早 京如抵遠望比層巢之峻仰瞻侔累卵之危居中者謂 金罗里屋 不我遐棄在下者謂人不我知美古人善喻下僚其咨 已始采采於山水之涯丁丁合風雅之詩積之累之如 止匪斧不克因伐木以致身受人之知合不才而省 大巧若拙賦在乎中為韻 **1**5 唐白居易

次にの事人に言 一一年定思代財景 物之無棄然則比其義取其類亦猶善為政者物得其 事豈朝疲而夕倦庶日省而月試知大巧之有成見庶 為輪者取其因地而屈其工也於物無情其正也於法 之忖度不在乎手澤之前拂故為棟者任其自天而端 若拙其義在斯若乃論材於山審器於物將務乎心匠 無所棄用舍在於指顧物莫能爭然後任道弘用隨 有程既遊藝而功立亦居肆而事成大小存乎目擊材 器信無為而為因所利而利不凝滯於物必簡易於

以長短隱材不能以曲直誣可謂藝之要道之樞是謂 心之術也豈慮手之傷乎且夫大明若蒙大盈若冲 圓為觚必將考廣狹以分寸定利方以規模則物不能 氏之言斯在噫舟車器異把梓材殊罔枉构以鑿罔破 **剞劂自得不於之能器靡雕鎪誰識無心之巧衆謂之** 全不宰故功倍遇以神也郢匠之術攸同合乎道馬老 宜能官人者才適其位嘉其尺度有則絕墨無撓工非 以其因物不改我謂之巧以其成功不宰不改故物

金万匹匠

红雪

卷一百

文と91 Elis 御定悉代財景 豈徒與般爾之輩賜伎而校功哉 以大巧棄其末功則知巧在乎不違天真非役神於木 礪為先動用為後誠古趣之可尚實果決之不茍所謂 已器未精徒勞措以其手安得輕進自貽伊醜於是磨 工有習藝求名志在不朽乃言曰藝未達不可求以諸 人之内巧在乎無枉物性非勞形於棘猴之中若然者 事謀始本立道生絕墨盡索斤斧畢呈處好強之稍 工先利器賦以器尚未精 將 唐

雕 金分四月白書 呈機巧以盡善豈濫窳之是將且斟酌不撓矜名當巧 殿] 違而或愆規矩審鋒鋩以求鋭必取專精懃懃不怠矻 鎁 精為貴不然何以能久用之不既驗樸野之有辭懼剖 後思其濟涉未耜利始得議其耦耕於其發硎可視 鐫非他施功幾何既適心而便手因投刃以攢柯 然後切磨效奇成至實之美勢則中度用巨材之長 有營欲盡心於鎪鏤用度木於林衡亦如舟楫良然 之猶未爰究爰度無或不良揣八材之質淬百鍊之 卷一百十四 向

得不分班倕之玄妙就玉石之琢磨觀夫欲展而能先 道贵乎樸物疵於妄為謀者必定於前執技者可以事 濫進則人必爾窺是以君子不容易於所為 之志故曰用藝者做戒不遠立身者得失由斯若幸而 使因循為心則器必殘缺若茍且從事則人亦詆訶安 欠 n.) り | ハナラ | 一一 御定思代賦录 上緊郢人與匠石能器合而神王堊復在鼻將欲表微 礪其器以工立喻則人不二可為庶事之規寧比匹夫 運斤賦以上下相應 唐席 夔

寧我欺而爾假志而必中同引滿於殼中妙不可傳 是算錙銖慎取舍運之於手將匪疾而匪徐愜之於心 金分四月全書 響激其石迺雅電分光欲臻夫妙在慎其相故受刃者 劻 運臂分臂可使以彼契此 兮此可忘迫其勢則成風 含 野輪於堂下况乎器也利工也 良壯前趾耀雄鋩以 揮拂以斤何其用壯既分庭以離立亦持刃而相向 不為股慄執柯者無聞手傷向使受刃者震懾執柯者 熟則必滅 兩鼻而刻 卷一百十四 爾面豈惟破我谷而缺我折 身 猶 於

圆柯在握不失乎毫釐是吾質也實惟何其知音可托 尚失以公輸削墨而猶疑安能霜刃投虛必去乎蠅翼 猶朋儕見知工用可稱藝成道得合調詣聲豈同夫衆 則同運斤在手誠可懼堅立不動神之雄豈運斤者妙 運斤之事乃歌曰彼二子兮以藝相崇得一理兮其心 人遇我狂夫阻之彈彈庶匠丁丁在兹得離婁督絕而 人之書鑿枘可規願行夫子之志將求輪扁之術以廣 無乃後時客有多才博雅好奇尚異糟粕既得頗讀古

管鮑可以全交行之君臣桓文可以致霸請言其始也 鼻之堊兮匠之良子有度今我有長形枯木兮自若斤 之於郢匠嗟乎功有善價吾道之亞既出鬼而入神亦 漆園傲吏志愜神王和而不唱或崆峒之間或濠濮之 上誠道樞之同體表人情之異狀爰感激於惠施乃與 其術堅立者知其工幸見遇於郢匠無輟響於成風 變而萬化可以迎夫遠近可以接夫上下用之朋友 運斤賦以上下相應 唐獨孤授

成風分允臧土微微以霞散刃熒熒以電光信之者雙 人了! DEL /ini 男 御定思代職景 厥疑蒿目猶視蓬心自師代匠石而忍垢騁鋒刃而勿 之與豈兩賢之相厄乃二人之俱別有不度其時不稽 青萍之術分空設公輸之巧分徒當實由氣同者合聲 美疑之者兩傷其為心也以濟其為妙也更相吾固知 且傷於手之是懼亦何暇乎涅而不緇曷若素緝乃事 思永昧心得圖為面欺苟臨事以率爾成後悔而悽其 同者應揮手餘地因悟解牛之能忘情銛鋒宛識狎鷗

金好四月全書 釺乎有鼻至於道洽情融體異心同求之不得感而遂 爰定乃志料輕重審同異曽無恐泥之憂頗識斷金之 利雕鎪合乎神理磨襲出乎人意茍自得以忘形亦可 工之制器分雕乎樸人之與藝分志乎學利用者擁種 君既有執柯之便豈比夫按劒之雄 通利器見投尚倉惶於麾下良工斯在乃拂拭於塗中 無前善扣者春容乃覺多聞匪闕於疑殆成器克資乎 攻堅木賦以學者攻藝必 卷一百十四 鸠

柔勁工有趣含於以鑽木後其堅乎於以揮斤先其易 人人工口目下 白一丁 御定思代城京 節學彈於藝殊宰我之難雕匪般倕之易制既飾以文 端之可攻方同規於大匠期繼業於良工是以木碎 乎遂通則知藝或有孚雖至剛而斯剖學乃將習奚異 雕斵故研精方啓於憤悱用當各施於輪稱且夫材 亦麗其質講學所貴乎無方摧堅不可以無術每投虚 錐鱗皴於理外摭精粹於文中攢節劃以洞解奧義漁 者鉤繩定其規矩斧斤飄其上下剞劂罔輟疾徐既工

之學也完其與秘舊新斯成良工有程彈材人之學好 歸可求俾不才而成用化扞格以優游工之成功志之 於郢匠期大扣於希聲 **刻者之精終朝匪勞於矻矻空谷誰聽乎丁丁既成風** 所至信念兹而在兹因比物而雕類之木也破其輪 金分四月白書 措刃故功倍而身逸盡乎精微之理誰謂不然得 術之間孰云無必藝通玄分堅剛則柔學通微分指 卷一百十四 唐謝 困

手運斧而方圆自縱斧有柯而規模可觀誠取則之非 大小 gip Litin 阿 御定思代賦豪 舉其樸断右手足見其成式不離指掌之傍自有短長 效之難尚俟乎絕墨勿謂象之遠仍憂乎差成左手將 幸丁丁而未寧觀所措而舉措因其形而制形且勿謂 瞻前而顧後然後擬議是啓經營靡停方坎坎以無撓 大巧是作形於妙有則可審分寸定好不脫故而圖新 遠曷持心以常難是知選材於山操刃於手將散樸於 之域龜鏡頗颾儀容在側見幾而作成於目擊之間殷

餘 冀析新之入用知敏斯之足保終懷繼踵之誠未爽從 鑒不速便契握中之則何必公輸是集梓匠具陳雖谷 金万四月百書 宣遠不能行者信數故取則於人者失聞道於人者疎 在一 絕之道嗟乎柯在手分至近不能觀者有諸道於身而 遠徵其類不如近取諸身於造次顛沛之時尚思行已 可端其未慎其初反視於周旋之内收心於躁動之 因而利馬是可宗也譬以身者方或同於夫如是正 顧一 助之所何必求人庶得揣稱攸宜諮謀可考 卷一百十

呈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尤荀英之失對陷王羈之 質託鎔鑄以成名直方任器規園愜情對光輝而比色 惟冰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虚受之明謝周流之弱 恕之内存信率性之非遠 後車既遇賞以為樂乃獲成於所如但觀夫推移在道 因擊扣而見聲冰假壺以為用壺含冰而轉清及夫散 其規從其本揆度而枉柄無阻睥睨而迷途自返儻忠 冰壺賦以清如玉壺冰 何 唐陶 翰

餘軌當思践述志未吐於平生容已衰於畴昔催開水 衰從徑魏主其逐雖有餒而仍攜顧無麋而未宿每覽 滴潤壺聲成酣乃挾續以荷德豈知漏而與慚昔者趙 之者廣須之者多遇薛鼓而擊誦強詩而何至於冰銷 酬客魯欲藏冰揖籍父其何忌顧申豐而可憑是以 澄澈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將推而不曲故曰冰貴於 水器尊者壺國因時而必用軍每擊而何處若乃周將 可薦庶投壺而無數况霜空且寒晚景仍墜雖行 用

金竹口屋有書

此良玉則之成器錯以成壺信以旁達忠不掩瑜以虚 炯乎太陽之精玉有真質冰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温如 而不報猶勢髯而無記將投皎潔之姿願假含容之意 驚鴈塞雪湍崤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臨象筵而 欠三日百 八十 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閉陰氣升氛霧結河海凝沙 盤盂訪結綠瞻白虹之氣詠生獨之東乃賦於他山攻 皎如正其色兮匪真不克峻其節兮匪貞不居爾其製 冰壺賦以清如玉壺冰何 一 御定思代財景 唐崔 損

盆坑四月全書 貴玉者何心之潔矣飲冰則那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 易且漏巵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琢兮聞諸昔曷若兹 晨清月影寒宿故覽之者魂竦憑之者慮惕迨北風之 光奪魄明月懷慚豈比夫立緊生操激清勵貪伊至人 隱毫末不過豈爾瑕之可匿玷之可磨不然珉之衆矣 孤映對金鏡而相澄爾其淋漓未泮温潤而瑳纖光不 之比德同貞士之司南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肚幸西陸之未觑客有撫而歎曰猗歟猗歟吾無是 卷一百十四

次主四年全十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次是代城录 壺至潔玉至鮮有若君子清標嚴然色澄澄而外澈質 器之可佳諒君子之弘盆然後宣其烈贊其意抽毫命 光幽山韞耀窮石隱榛蕪而懷質淪泥滓而藏白如虹 寒而其實逾堅諒負奇而可翫起衆器而為先當其韜 規規而內圖月出皎兮入夜而其儀難見冰以風壯處 之氣雖無謝於雲煙抵鵲之鄉常見儒於瓦礫於是下 簡賦冰壺之盛事 玉壶冰赋人之則為 虚 作 唐

暢慮觀之者清神能勵貪夫何假盤盂之戒有同儒 嚴氣凝玄陰作寒聽一振具物寥索川晶晶以凌滿林 生見而神動匠氏聞而心惜乃奮剖刻耀精明以玉之 淌腹清光照人臨象庭而色始入金鏡而影新對之者 如作器含虚正色則惟珍是務立操則匪貞不居爾 達人侔其弘量以明而鑒志士效其清貞若其稟性 美作壺之形信無瑕之可用若不琢兮何成以虚而 受 稍而木落日既暮兮金閨寂夜一寒兮玉壶陳素冰 发 百十 乃

長為席上之珍是以隨珠奪魄趙璧慙妄瑚理之器斯 大巴 习旨 A 計分 御定思代城東 抽秘思賜妍辭侔色揣稱為我賦之憑虚丈人三巡而 實為之美人曾不足方其皎潔錦衾亦安敢誇其陸離 箴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冰馬問於憑虛丈人 偉夫掩物之美比人之德素其表分其儀不忒實其中 曰斯何物歟若斯之清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攄情子其 兮秉心淵塞伊烈士之指南固賢人之軌則 玉壶冰赋 袁宗道

瓚埒竒夏瑚於是嚴律閉陰雲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 金发过程有量 輝煇而内瑩遠而望之若太陰團團升銀海迫而察之 雪滿沙塞鴻鶴天景初夕玉壺始冰質規規而外圓色 鑿於凌雲賜重宣室值倍連城或不確而自朗或屢琢 爾乃采玉於石剡器成壺以虚而受用當其無侔巧周 海備載夫龍首幽風發詠於凌陰璞或獻於楚山井或 人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冰並潔於神人 稱珍玉號貞栗冰亦堅瑩離之則並美合之則雙清

人人口日 上方 一門 御定思代政索 若沆瀣洗朗浮金草若夫朝開霽色旭日瞳矇光射冰 馬速闌闌之塵至若賓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静 潔被式供清無間解膠之璀璨添柜色之泔淡又若依 若乃置於殿無列諸明堂彩襲龍家色耀黼裳琬珠陳 壺如紫金之在鎔殷殷爍縣既映房權或望舒繼明義 玉堂近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飘兮清翰墨之思脩 馭已没光凝冰壺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 分韜輝弘璧設兮拖光其或清廟肅穆圭姐静閉用的

寒孤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燭止及夫户庭然 嘉社錦席兮炎蒸夫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紫釋 玉匪冰兮空復守貞水匪玉兮未離浑塵冰假玉以為 瑶瓊亦何必躡足於崚順也稱引既已再作而為亂曰 完故能令對之者應暢觀之者神清何凉草之可擬豈 隨珠失照趙璧讓妍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 金竹四四百書 已寬然具體乎間苑而髣髴平達瀛見者似已濯魄於 腑之塵軟個賓太之散情信使夜光奪魄明月懷慚 卷一百十

光肖形温如皎如泉君子之清貞姑射主人欣然促膝 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立方任器規圓協情緣時呈象含 相屬曰善哉子曙於冰壺之德矣乎微子鴻辭則冰自 人人八口面 人口可 一個定思代職索 潤者則連城之美玉皎然而輝映者則玄冬之層冰或 乾坤融結块扎精英太素異寓妙有各呈故粹然而 温 貞孰章厥美矣於是命觞飾腊敬薦上客庸佩玉音服 無数 玉壺冰賦 黄汝良

金月四月全書 清叔於自然非人力之所營然而隨象賦質不相為能 徳而下凝或變風威而積雪或蘊西崑與南荆斯旨禀 對之而神爽觀之而心靈臨華筵而色始伴實鑒而影 **朱若清標交暎皎潔渾成玲瓏中結純粹外承姬娟** 托艮而為璞或止坎而成形或毓陽精而見寳或東陰 平丘之澤孕奇鐘秀精彩赫奕夜光含輝截肪吐白相 明赛方諸之津夜月軼瑞露之溥金並爾其縣圓之山 圓湍净瑩皓皓旰承濂冷冷皛皛皚皚雙美是牙 卷一百十 鮮

改主四車全書 一一印定思代明素 内實團團盈盈縝密以栗爾其為狀也朝澈騷馺平淤 霏木搖落而槭槭履霜移候應鍾司律一夜栗烈凍冱 內好不傾不坼犧象黃獎咸遜品式懸黎結綠於是咸 諡静蠛蠓澄蠁肸於是蓐收疾逝玄冥屆節急景馳流 以卞和之工劘以他山之石尚象準規虛中為谷婆娑 朔風蕭瑟雕獵獵而凛凛風颲剛而飃飃雪肅颯以霏 之液置以瓊宮之署居以璇穹之室塵塩不揚氤氳寧 失爾乃涌以地六盛以天一灌以圓淵之潤注以靈潮

光又有文人學士藻雅芬芳句落珠璣筆灑琳琅却紛 責人薦醪舉觞重貉火浣隆冬載陽耳熱析醒爱彼寒 高標能賞其神王於是則有阿闍洞房葯室蘭堂王公 凝精於一掬碧落斂氣於蒼漭宣俗物可喻其佳境庶 霜明差足狀其影髴瑶臺雪暎器可窺其色相誠沆瀣 魚也凛冽清警光芒直上窈窕綽約雲煜嫁亮條達晃 朗孚尹旁尝寒景透兮水晶簾流光射兮雲母帳寶砌 滉漾表裏洞見纖毫莫障月輪齊潔璇蓋等樣爾其為

卷一百十四

とこの言 而超忽襲顯氣以徜徉斯皆因人而異趨未若貞士之 岡顧景於寥抽絲對揚又有姑射之仙浮丘之侶鍊形 華而不事寄素業於縹網掛條冰於冊府擬片玉於崑 點染精鑒别於微茫緊垮修與內美思弱德於勿忘辭 咽氣却粒絕糧饑餐玉露之屑渴飲瓊液之漿御冷風 虚受以為量員中規而匪隨守崚嶒而無傷絕気埃之 所臧皦精明而澄澈皓鮮白而含章既堅貞而不滓亦 極北冰天遠渺邈兮寒甚冰海混嫁黷兮百川潢 ノートラ 一年 御定歷代賦景 圭

空明也迴三秋之素月幸容光之近照比芳輝於前哲 豈無冰兮納穢藏疾煩鬱濁兮未若玉壺瑩且澈兮冰 金斤四库全書 凛冽置之壺中虚室生白其澄泓也落九天之銀河其 曽城之産崑山之璞激丹水之淵淪映瑶岑之埆榮 徳吾所服兮 有良匠琢而為盡內圓而朗外潔而孤寒冰作凝玄冬 之承矣晃濯濯兮員朗璀璨匪雕琢兮吁嗟乎懿兹清 玉壶冰赋 卷一百十四 明 沂

欠己の目 厥惟叔度恢雅量於千項亦有伯起砥清節於四知 詠寫冰壺之清哉 名吾將晞聲光於靈府曜藻采於蓬瀛豈徒續鮑昭之 定惟對人以不欺數公心跡煒煒榮裝如玉之貞如冰 文正絕俗之標却珠玉而不御髙清獻出塵之韻以琴 "明虚而能受消而不盈掩二曜之景鑠颺千古之榮 而自隨希文襟抱灑然恒先憂以明志君實器字凝 倚天剱赋 人二十一一即定思代联索 田 畜 錫

雲而吸煙夜吼半空比雄風之九萬朝披迎漢陋蓮拳 之五千北斗挂於鋒鋩而七星錯落長虹綰於轆艫 若秋波之湛湛倚於穹圓髙巍峩馬孕長庚於太極 昔齊詣有志怪之篇言古皇造物之先形之剛克者静 純兒於西偏莫辨靈芒或日明而月晦能分剛氣或噓 以為地氣之清明者外而為天地與衆流而右走天與 佩之剱其言可驗喻其大也若雪山之皚皚壯其光也 三辰兮左旋籌二儀之暌閥諒億萬之相懸有古皇所

金分四母全書

卷一百十四

雙帶蜿蜒論其用也制混茫以為天地觀其迹也裁融 次足四軍全馬 若太陽之唇顧滄海以堪淬將泰山之作砥乍疑天發 精靈而竄神鬼變良宵之景若白畫之明照幽都之涯 之與龍淵皆微茫瑣碎之器用非陰陽造化之陶甄觀 結以為山川噫女妈斷鼇於海隅漢皇斬蛇於澤邊庚 殺機鯨鯢奔而龍蛇起又觀乎點點森森高莫詢其幾 夫煌煌煒煒上莫窮其幾千萬里錯星象而倒河漢懾 與所試者幾十闔廬所質者三千鏌鋣之與干將魚腸 御定思代賦柔

善斷炳然若大電垂而欲飛爐然若流虹挺而增輝 妖星流皎兮若黄河之冰立而未泮熀兮若銀河之瀑 霜肅殺助其利雷霆霹蹇揚其威龍伯旁觀魂飛而駭 若木之杪磨蓬萊方丈之岑所謂天之利器浮雲決而 凝而不散珠聨垂象飾寶匣以瑩煌璧合太陽耀連環 和若秋郊之氖易炎天之燠若寒谷之深可以挂扶桑 之璀璨晉邦一鼓之鐵堪恥微功棠谿百鍊之金難於 干萬尋鋒鋩瑩而雪霜冷靈怪多而風雨陰移春景之 一百十四 風

將安比也自豪曹而稱攝具何足多之雖天柱折我劒 改定四事全書 · 御定歷代城東 梧丈夫倜儻雄圖手操斗極肩倚天樞唯四時與六氣 里而近則毛髮林豎嚴凝凛冽倏而觀之猶七日來復 魚之鱗有時霞湍九霄若染長鯨之血迫而觀之猶千 其濩落巨靈仰視汗下而驚其陸離截鴻雁而斷兕犀 則神思惝怳晶炭皎潔乍憂刲大象而屠六龍天網斷 而地維絕適足飾帝心之奮怒示天威之勇決勇有魁 不缺雖日馭沉我剱光不滅有時雪飛千里如削巨 主

蹇之患生民 無水早之 虞冀聖人無為而静理庶位 者為陛下顯戮反天道者為陛下行誅俾萬靈奉職而 禦大難者必用赳赳武夫所以赞經綸之霸略成恢廓 直入瞻冕旒而前趨曰臣聞立大功者雖以濟濟多士 不敢為淫厲使百神畏威而不敢為毒痛則下土無礼 青雲之纓緌曳黃裳之襜褕謁紫微朝清都排閶闔以 之皇圖願得倚天之劔將以静四海而清八區逆天命 吸而一 ,呼因睥劒而色動欲誅姦而氣粗於是冠 卷一百十四 以足四年上十二 御定馬代城景 霜耀其色其鐘所以横於東南其鋒由是周於西北然 默淬以明智磨乎審識以天山之雪融其輝以豊領之 截而的蘇帝曰壯哉斯劔也始以陰陽為炭天地為鑪 崑山之衆實皆索厚地之精金畢輸敕風伯以司講記 不足飾其容非罔象之玄珠不足償其直壘五山而溝 後脊中夏而刃外區匣六幽而藏八極非聖人之大寶 雨師而合塗干英萬靈前馳後驅天老練日時之吉太 詳銳利之符然後鑄於道鎔於德鍛之以静削之以

宗之常道肆横流而自私堯為之咨嗟舜為之胼胝幾 **欲萍藻我蒸民汙潴我方祗臣當竊憤今得誅之其次** 代賜形於者用揚明威實中權之節制奉皇家之典奏 持神器以寵賴敢我行之越思當聞授鉄鉞者得專征 臣有三事為陛下陳之粤有馬夷之神遐奪厥司忽朝 臣欣遭聖時幸至天揮聲忠誠之有請遇震東之弗達 汝可佐皇王而衛邦國丈夫乃拜手而謝趙風抗詞曰 四海資以守邦帶河漢而礪崑崙用之宣力今予賜汝 五次四人人了 卷一百十

戮之此三者皆姦雄之大也積凶德而無疑陛下謂之 欠ALDEL A.T. 阿定思代賊豪 我融明之鑒全其部沛之非臣當東怒今得刑之抑有 何如帝曰閩外之事將軍裁之 夕之池帆樯為之蕩覆湍浪為之羣飛臣嘗懷恨今當 吞舟之鱗谷其口陵其頤自尊乎介甲之族縱暴於朝 憑北方以流滋望舒為之韜明羲和為之藏暉幾欲蒙 曰屏翳之神不貞其師遇旱則密西郊以含潤因潦則 宋司馬光 둦

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泗鴻鵠鵝鶬鼓舞於渤澥之涯 髯横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義炎樹同拔異辨是 齊王樂五帝之遐風嘉三王之茂烈致千里之奇士總 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是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 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 分非榮譽樵株為之翁蔚訾毀珵美化為瑕疵譬若蘭 之居美矣哉高門横閱夏屋長檐鎮瞿明潔几杖清嚴 百家之偉説於是築鉅館臨康衛盛處士之遊肚學者 卷一百十四

金分四母全書

失叙行者多岐而喪塗今是非一縣邪正同區異端角 之責寡人深矣願卒聞之對曰臣聞之斌扶亂王魚目 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 候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 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 欠己り直 Allo 間珠泥沙漲者其泉恩莨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 進大道羇孤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

美版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首鄉進而稱曰吾王闢仁

鳳藻鸱腸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 若荷鉏秉耒而為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閒室 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騙君之祿不 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徳被品 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物威加海隅忠正修烈讒邪放疎行其言不必飽其腹 金分四月白書 與其愛國将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為徒慕養賢 東桴浮於海賊以風也有時乘 卷一百十四

欠八·丁丁 / 御定應代賦景 繫乃神動而天隨挹不可窮遊無何有畫所適分憑萬 地而行窮於商周践獨狗已陳之夢曷若脫此世網適 道大莫容材高難用歷聘而無所釣說立言而徒馬折 浩蕩閱萬象之壞奇擴爾無垠乍心凝而形釋泛然不 道不行已馬哉吾往矣好勇而義從我者其由乎益以 乎海涯進退去就之在我損盆盈虛之有時凌重溟之 東長沮問而知津接與過而歌鳳用於鄒魯猶舟車易 鳳鳥不至島夷是圓顧卒老於環轍遂決意而乘桴悼

藏豈留情於用舍去聖既遠餘風未休魯連感時而高 蹈管寧避世而長浮風浪喧豗未若讒波之險魚龍出 金月四月全書 由渟蓄無私含容善下渺無涯溪雖七旱而何傷來有 六合軒呈知乾坤之高厚八然開露觀日月之沉升實 涉惟虚可乗樂天命而無適非土仗忠信而其安如陵 里之長風夜何方兮瞻七星之維斗井蛙聞風而時坎 以震驚河伯順流而望洋宜其知醌豈不以雖險利 源沛百川而皆瀉夫子遊馬吾道窮也蓋抱德以行 卷一百十四

改定四事全書 四 御定歷代城景 容有問於楊子曰家學於罪罪為盡技技在罪則罪安 談夢寐言罔覺也子以為孟子之言無為而作也邪客 子虚之子不可以問太系言有托也周子之兄不可以 技在蒙則界危孟子不罪蒙而罪昇子無疑數楊子曰 之風流庶兹誠之有在 寸心丹而不改荷三朝之眷知雖萬死而何悔仰聖哲 没尚寬冠盜之憂爰有羈臣遠投瘴海短髮白而早衰 交難賦 宋楊萬里

昔者孔壬詐堯畫寐誑孔象以爱兄之道來雖舜亦為 界獨不與交而難之乎楊子曰客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兮奈何界何為兮已甚其或免而或遭惟繁幸與不幸 為之禁悶泉心於鸞啄子施古甘而報子以鴆雖聖哲 之動益天之生物有萬其品彼淑慝之不齊造物不 且夫孟子之於樂克誅其舎館之未定今使皋陶而為 人也薄乎人爾界何與之盡雕射之傳與否不足道也 擇而後友其友端矣友而後擇其盟寒矣且蒙之為 次已四年七島 一人 御定思代城南 矣吾則異於子矣雖自今息交以絕遊雞肋不足以 **傳言合則金春而玉應意適則雲凝而風休蓋亦天與** 羌皋蘇兮於斯將二罪兮孰訂嗟兮人之生世孰無朋 此而不一得者命也夫其羿之謂乎容笑曰子言則美 愈已則側目而相圖如羿者政可哀耳莊周曰求其至 之樂道與之謀也若夫囂之與居風之與徒思一射之 理與蘇公而同聽一 **矢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則訴投師之冤一則責見師之敬 圭

賦之 始余至於官居盼兹樹之特奇翰雄腫以上達條扶疎 金月口人人 出鏡涎而流頤意薦廟之珍果必甘滋之若飴幸 あ 其熟很多鮮紅可愛而苦不可食雖鳥雀亦棄之感而 余承乏成都郡丞官居舫齊之東有櫻樹馬本大實小 一得當指麥秋以為期忽春事之已晚訝子結之獨 下披蔭露井其有餘知封植之幾時或告予以含桃 苦櫻賦有序 卷一百 宋 何 耕

一人下四事 全事 即使思代城景 或色属而内在或迹公而情私鷙翰假於鳳鳴羊質混 之大謬為累敬而齎咨或名美而實乖或表盛而裏虧 空殷紅之累累誤來集之眾鳥莊無知之犀兒感人事 於虎皮佞似聖以疇測姦託儒而莫窺莽恭儉以竊國 而顰眉類置膽於越國異如於為問詩謝芳液之津津 於民上為賈豎之不為方滔滔以皆是奚一木之足悲 **卵博辯以僵尸談仁義其可樂視所履而舛馳儼衣冠**

初瑣碎以破當漸毓稠而著枝聊攀摘以適口乃苦溢

女分輝鄰燭之語故作是賦以廣之 金ピノビデ 完分人機杼之無聲凛寒風之中人分感促織之宵鳴 予春秋二十有二嘗偃蹇不得志因讀史記感甘茂貧 之敬傾印鼠跡於床塵兮網蛛絲於門楹胡藍縷而 困苦而不得生惟室家之蕭索兮屬多難之來升空展 伊大鈞之坱圠兮敷動植於八紘兹女蹇其居貧兮乃 轉其寤寐兮魂惕惕如有驚顧儋石之不儲兮支牆 貧女賦有序 卷一百十四 元 荻

狐檠誰哀吾之窈窕兮幸自保其堅貞嗟父母之鞠我 髮鬢之縱橫拈竹筐之素縷兮箴欲澀而不行亦何心 拂敗奩之殘盡兮舊鏡點以羞明銅釵折其半股分亂 黛而無色羌鑽穴與踰垣分謂善淫之為感庶容德之 於組糾兮况鴛鴦之能成挾故絮以假寐兮耿寒微於 可全分雖凍餒其奚邱彼鄰姬之織巧兮日靚粧以登 須臾於溝壑兮豈敢休乎蠶織欲一街其盛年兮縱粉 兮美裳衣而藏匿矧櫛風而沐雨兮身乃罹於荆棘忍

次足四軍全書 一四 御定思代賦景

之柔桑分輕擲金於行路茍力操乎井臼兮微隱德吾 **翫分重桑濮之貽羞寫予心於溝水今恐年華之建幕** 金ガロると言 甘達存而不恥兮豈蛾眉之見妒且絕世而特立兮速 龍以取樂兮盡夙夜於衾稠雅瓊鶴以嬌醉分東銀燭 學趙舞與齊謳佩階蘭以求始分祗怨曠之懷憂信怙 樓綴木難之充耳兮插翡翠之搔頭騁茲心之妖冶兮 傾城而弗寤迺憔悴之或棄分縱效顰而罔顧紛采彼 而歡遊恨几几以獨處兮欲從汝以為謀細娛車其可 卷一百十四

一欽定四車全書 一人 御定思代縣魚 李朝為春風兮暮則流水曰妍曰醜兮云誰之使見肘 誰慕緊二南之發政兮由夫婦之所推化尚及於草木 兮獨不撫乎婢嫠利遺東與滯穗兮豈年登而啼飢儻 金屋生塵固榮豔之匪望兮又何必怨夫陽春 決踵兮我樂乎此樂吾之樂分勿傷吾貧寵之一失兮 平歲之無褐兮何功裘之足為慨兹道之愈遠兮指古 人以為期聊援瑟而一鼓兮遂聲之以為詩詩曰有美 人兮東鄰子耀金珠兮列納綺弄姿飾鬢兮匪桃伊 主

退然如不勝衣後雖稍自振於時亦不克也然其稿已 予少多病當作病鶴賦以自况蓋言的然如不出口 曠千里之遙臨然而山多歲陰野積冰雪老松無柯 與玄於持萬丘之石室瞰蓬島之清潯眇八然於 伊玄造之播物有九皋之靈禽禀幽心於藻質散縞翅 而已於是復作起病鶴賦并以示知我者 不存矣嗚呼予病久且痼其尚可以未起乎起之在我 起病鶴賦有序 卷一百 萊 身

改之四事全書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樊籠之匪觸豈矰繳之來施亦何悉之不已迺歷年而 裂是以前瞻做怳後顧務被投蹤灌木憩影沙抵静非 馴擾動若事羈徘徊蕭索躑躅險戲奈世氛之混濁憶 向之殊甲尚光儀之迎潔匿平林而羅迷壓巨壑之衙 留兹至若髙步自怡嘯呼同侣拉颯思奮踉蹡起舞 天路之孙危望鴻鶬而不及慾燕雀之陵欺俯爭枝於 斤鷃遠絕軌於長離顧雲海之日隔窘稻梁之恒飢幸

草肅殺圓吭塞暗弱脛摧折赤精眵昏纖趾蹩躃胡志

太古之遐齡故能一洗塵滓直遊寥廓仰拂紫宫迴 懼終身之略旅於是豁養既久栖時載寧土木內蓄火 以多件婦胎化之尚然滕帝鄉而延好抗衆景而不羣 金グビルノニー **竛辨擿武丁之寓篆發綠嶺之藏經服仙人之上乗** 夷采薇於嚴谷憲含糗於環堵腳蹇剥而罕逢鴻激亢 生則虚曠露隕則淒楚拊青田之故災睨華表之遺柱 金閣過夷羊於南維窺壁壘於北落濯長河之奔流凌 金外形梳理碎玉副除残腥羡門許其千丁玄俗惜其 P 卷一百十四 翔

磚口復予之本初竟誰辨其所至之根考惟天地之 絕標嚌神芝之竒縣然後希一真而永固超無極而磅 とこうも 物之多愛宣禽鳥之異情茍相時而能動雖處因而必 指忽古今之紛更人何窮而不達物何悴而不榮將 亨是故邦治身出身顯道行奉周廬於旦夕視萬乗若 倒景之照爚導素蜕之飄揚攖鶉鳥以距攫躔建木之 友生員文章之綺麗馳論議之崇站一賜則明珠白壁 再寵則三事九卿方解兹之舊繫庶息我之前黥可 1.1 D/御定歷代賦景

蓉以為裳既所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 **윏定匹库全書** 心於禄位終不日而蜚鳴大舜來鳳於樂奏宣尼致麟 於文成聊援毫而與起又孰不仰德而聞聲 蘭而樹蕙兮蘭為佩而蕙為纔褰薜荔以為衣兮集芙 又姱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蹇好修以為常既昭質之弗虧兮 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以葯而為 葯房賦 卷一百十四 人二〇〇三 八二丁 一一御定思代財東 澹逍遥以容與兮聊棲遲而偃仰撫祭華之未艾兮睠 總兮縆空桑之朱絲餐繁英與落蕊兮飲沆瀣以自怡 而成惟陳百草為庭實分肆把張乎瓊枝襲去編以總 琢辛夷而為槍標木蘭之差差兮稅文藻其紛披綠疏 兹葯以自况維葯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葯 牖以杜衡兮扈素壁以江離桂樹鬱其當軒兮陰團團 之馨兮所以表姱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修 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絢繁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 一萬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湍席兮情晏然猶冲豫外物 室彼惡椒果何物分亦雜然而克悼衆舍是而尚非分 潔之不忘茍所好之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 金丘四庫全書 非其心之所安也使嬌名而無實兮又胡若是拳拳也 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修之故也委厥美以自棄今固 顧余生之信係兮曾靡求乎安處塊獨守此散廬兮達 孰於芳其能祗何美人之耿介兮乃獨為此度也夫豈 溷 濁兮緑薰猶而莫質蕭艾散乎中野兮施菜愛其盈

次已 9 年 Lites 國 御定馬代賊索 靈易告子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 欲相仍乎斯房分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気為予莲等分 杜若兮聊遗予之所思願相從而相羊兮終歳晏以為 桓而延竚將何物以結言兮帳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 斯語以壹鬱兮恐佳期之遅莫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 今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蟬娟好夙與子其目成 外形徒潔修以自表兮魂非予之所能既好尚有不同 無所徇兮曰惟徳之為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華之

期慮誓言之未固分結微情以成詞 **八賦彙卷一百十四** 卷一百十四